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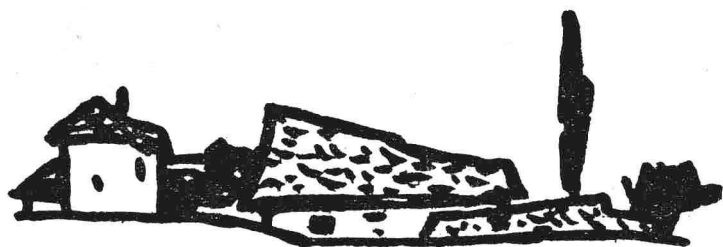
玛尔夏斯的芦笛

MARSIAS DE LUDI

[阿尔巴尼亚] 季·舒特里奇著

王崇廉译

少年儿童出版社



玛尔夏斯的芦笛

〔阿尔巴尼亚〕季·舒特里奇著

王 崇 廉 译

少年儿童出版社

Д. Шутеричи
СВИРЕЛЬ МАРСИАСА

根据苏联国家儿童书籍出版社 1959 年的俄譯本轉譯, 俄譯者是
塔·謝尔科瓦亚。

瑪尔夏斯的芦笛

[阿尔巴尼亚]季·舒特里奇著

王 崇 廉 譯

阿·比里、阿·李万諾夫繪图

丁 深 装 幀

少 年 儿 童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 014 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书号: 譯 6001 (初中)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張 4 13/16 插頁 4 字数 90,000

1962 年 7 月第 1 版 196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統一书号: R10024·2816

定价: (6) 0.48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阿尔巴尼亚现代著名作家季·舒特里奇为孩子们写的一本短篇小说集。在这些小说里，作家以清新优美的笔调描写了自己童年时代的生活和印象。作者怀着深厚的感情歌颂了祖国壮丽的山河、淳厚朴实的劳动人民，和为民族解放而英勇斗争的爱国志士，多方面地反映了阿尔巴尼亚人民过去的的生活。

季·舒特里奇生于1915年。他为成人读者写过关于游击队英雄普托列米的长诗，写过献给阿尔巴尼亚革命领袖恩维尔·霍查的长诗恩维尔颂。他的长篇小说解放者的第一部曾经荣获共和国国家奖金。

鷹 的 故 事

(譯 者 的 話)

夜，出奇地靜。我独坐在书案旁，面前放着一本沒有打开的书。我輕輕地撫摸着这本书，眼睛凝視着封面上的一个吹着芦笛的牧人，我仿佛听到了从他的芦笛里流出的嘹亮动人的声音，我激动得几乎要出声地对他说：

“啊，我的朋友和兄弟，你在吹奏一支什么曲子？你的芦笛是在傾訴往日的痛苦，还是在歌唱今天的幸福？”

我对这个牧人注視得越久，就越觉得我認識他。是的，我不但認識他，而且認識他的祖国，他的人民。他喚醒了我的回忆，許多过去我从各方面获得的、关于他的祖国和人民的印象都开始在我的脑海里浮沉，旋轉。我不禁深思起来，同时把茫然的眼光从书上移到悬挂在案头墙壁上的一只石膏塑成的鴿子上。这只鴿子总是那样吸引着我的眼光：我爱它洁白如雪的羽毛，我爱它优雅嫺靜的身姿。可是，不知道什么緣故，今天夜里，当我和往常一样把眼光不自觉地投到它身上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

我的眼光刚一接触到鴿子，这只終年一动不动地佇立着的鴿子就象中了魔法一样，立刻胀大起来，羽毛从雪一般的白色迅速变成了暗灰色，嘴变弯了，呆板的眼睛开始灵活地轉动，射出銳利而

明亮的光。接着，它从墙上飞了下来，歇在案头的一堆书籍上。

我惊奇得說不出一句話，只能呆呆地望着这只站在那里用炯然发亮的眼睛注視着我的鷹，是的，这已經不是一只鴿子，而是一只威风凜凜的鷹！

鷹微微抬了一下翅膀，忽然开口說起話来：

“你好，朋友，我是从鷹之國来的，我們的托莫里父亲請你到他那里去。”

听到“鷹之國”三个字，我的心里一动，立刻記起我从一本书上讀到的一句話：阿尔巴尼亚人称自己的国家为“鷹之國”，称自己为“鷹的子孙”。难道这只鷹就是阿尔巴尼亚人的化身或者象征，它所說的“鷹之國”就是阿尔巴尼亚？可是，这个托莫里父亲又是誰呢？他为什么找我？

鷹好象知道了我的怀疑，点了点头說：

“你没有猜錯，现在快跟我去吧。”

我兴奋地站了起来，我真的能够见到我所向往的国家，见到这个鷹的国家、英雄和勇敢者的国家嗎？

“可是，怎么去法呢？你們的国家是那么遙远，”我問，同时我的脑子里掠过一大串把巴尔干半島和东海之滨分隔开来的那些陆地和海洋的名称。

鷹发出一种清亮的咯咯声，好象在笑，也許，是帶着嘲弄意味的笑。

“我的朋友，”它回答說，“你忘記了世界上有比地理上的距离更有力量的东西嗎？我們的友情和共同的理想能使长江的水和德

林河的水穿过重洋大海互相拥抱，能使你们的喜马拉雅山和我们的托莫里父亲隔着万水千山亲切地交谈，能使你和我，你们和我们，比一块钢铁中的两个最接近的分子还要接近。地理上的距离在我们中间有什么意义呢？别发愁，我会让你顷刻之间就到达我们的国家的，就象我来到你们这里的时候一样地快！”

说完这些话以后，鹰振翅飞翔起来，带着扑楞扑楞的响声在房间里天花板下面飞了一圈，然后停住翅膀，象箭一般俯冲下来，从我面前掠了过去，同时叫了一声：

“来吧！”

有一刹那间，我的视线被鹰挡住了，当鹰的巨大的翅膀从我的眼前掠过去了以后，书桌、墙壁、房间里的一切，忽然全都消失了。我发觉我置身在一座陡峭的悬崖的崖顶上。悬崖下面，皎洁的月光照亮一个宽广的山谷，看得见山坡上的橄榄树林和山谷里种着庄稼的田地，附近有山溪潺潺作响，空气中弥漫着蜜蜂花的幽香。

这时候，那只把我引到这里来的鹰也不见了，我孤单地站在悬崖顶上，又迷惑又惊慌。忽然，我的背后响起一种雷鸣似的、低沉而又洪亮的声音：

“你好啊，亲爱的远方客人！”

我吓了一跳，急忙转过身子，我发现，就在我的面前，耸立着一座巍峨的大山，戴雪的山顶在暗蓝色的夜空衬托下象老人的一头白发。我正在惊疑那种声音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奇怪的声音又响起来了，而且好象就是从这座大山里发出来的：

“不要害怕，亲爱的客人，我就是那个要把你请来的托莫里父

亲。我的孩子們，那些鷹的子孙，亲昵地把我叫做托莫里父亲，他們这样叫我是对的，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座山能够象我这样地愛他們。我和他們生活在一起，我看见过他們最老的祖先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撒下第一批种籽，培植第一棵果树，我也看到他們最年輕的一代在这里把犁鋤換成了拖拉机，使河水发出电流。当外国强盜侵占他們的家园，杀害他們，把他們变成奴隶的时候，当那些自封为土地主人的老爷們搶走他們辛辛苦苦种出的庄稼和养大的牛羊，讓他們挨餓受冻的时候，我的心就象被撕成了碎片一样痛苦；当他們象鷹一样勇猛頑強地抵御侵略者，反抗地主老爷的时候，我就為他們驕傲自豪；当他們終於赶走了外国强盜，制服了那些老爷，开始自己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的时候，我也和他們一起欢笑，可惜我太老了，坐得太久了，腿失去了知觉，否則我也要和他們一起痛痛快快地跳舞……是啊，我亲眼看见过多少关于他們的事！这些事老是在我的心里翻騰，使我睡不着觉。你知道，老年人的睡眠总是很少的，越是睡不着，越是会想起这样那样的事，越想就越睡不着，碰到这种时候，就非得找个人来把在我心里翻騰着的那些事都对他說了才觉得輕松。今天夜里，我看见你也没有睡觉，所以就把你找来了，想和你談談，你不会觉得无聊吧？”

我又惊奇又感动地听着这座被阿尔巴尼亚人称为托莫里父亲的大山的話，他的安詳而亲切的声音驅除了我的一切惊疑惶惑的感觉。我一面在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来，一面大声地回答說：

“托莫里父亲，您說吧，英雄人民的英雄事迹是永远值得傳誦和聆听的！”

于是，万籁俱寂的夜空中就响起了托莫里父亲的苍老而洪亮的声音，这声音时而低沉，时而激昂，时而充满了悲伤，时而洋溢着欢乐。他说到“鹰之国”——阿尔巴尼亚的人民怎样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辛勤地劳动，怎样象不畏狂风骤雨傲然屹立在高山之巅的鹰一样，和侵略者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说到古罗马人、拜占庭人、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怎样践踏鹰的国土，把枷锁强加在阿尔巴尼亚人民身上，说到五百年前土耳其人入侵时，勇敢的斯坎德培怎样带领着鹰的子孙们，把土耳其人打得丢盔弃甲，落花流水；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队员们怎样出没山林，英勇地打击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强盗，终于在十八年前赶走了一切侵略者，打垮了国内反动派，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说到人民在解放后为建设美好幸福的生活怎样舍身忘我地劳动……

他说了很久，说了许多动人的、可歌可泣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深深打动了。我屏息凝神地听着，忘记了自己置身何地，也忘记是在听谁说话，我愿意就这样永远地听下去。

但托莫里父亲沉默了。

“啊，我好象累啦，”他打了个呵欠，用平静的声调接着说。“谁能把他们的故事说完呢？过去他们创造了许许多多动人的、可歌可泣的故事，今天他们正在创造着另一些美丽的、光辉灿烂的故事，将来他们还会创造出更美丽、更光辉灿烂的故事。这些故事会永远在我的心里激荡，使我不能安静，我永远需要把它们向人倾诉。亲爱的朋友，你还会听到我向你讲述他们的故事的，现在让我们暂时告别吧。天快亮了，我也该睡一会儿啦……”

“再讲一些吧，托莫里父亲，再为我們的孩子讲一些吧，我要把您讲的轉述給他們听，让您的孩子們的英雄事迹也帮助他們成长，鼓舞他們向上。”

实际上，我这样要求并不完全是为了我們的孩子，因为我也渴望多听到一些关于鷹的子孙的事。

“是啊，孩子是未来的故事的創造者，”托莫里父亲用越来越輕的声音說，显然他正在漸漸沉入梦境。“讓他們知道一些他們的前輩所創造的美好壮丽的故事，将来他們就会創造出更美好更壮丽的故事。可是，现在我太累啦，唔，这样吧，我先給你一本我的一个孩子所写的书，它也能滿足你的愿望。”

托莫里父亲的話音一落，我的面前崖頂上就忽然出現了一本书，仿佛是从岩石里冒出来的一样。

我弯腰撿起了书，当我再抬起头来的时候，我觉得眼前一亮，原来我不知不觉又回到了被灯光照亮着的书案旁。悬崖、山谷、托莫里父亲，一下子全都消失了，墙壁上的那只石膏塑成的鴿子和从前一样靜靜地站立着，但我感觉到托莫里父亲交給我的书仍旧留在我的手里。我定了定神，对我手里的书仔細一看，多么奇怪的事！这不就是原来放在我面前的那本书嗎？那本封面上画着一个吹着芦笛的阿尔巴尼亚牧人的书嗎？我不知道我剛才經歷的究竟是一场梦还是一种幻觉，但我相信托莫里父亲所說的每一句話。我兴奋得沒有一絲倦意，立刻打开书，如饥似渴地讀下去。托莫里父亲沒有騙我，这本书的确滿足了我的愿望：现在让我把它里面讲到的那些鷹的子孙的故事轉述給你們听吧！

瑪尔夏斯的芦笛

目 录

燕子.....	1
小石斑魚.....	10
在希庫姆比河畔.....	17
杜舍米什特的坟墓.....	22
化装的人.....	29
遇见阿夫尼.....	38
两个餓汉.....	42
蔡恩的羊.....	49
拉庫.....	54
棕鳥.....	61
一件可怕的事.....	65
有耐性的人.....	71
失败.....	77
花儿和茄子.....	80
科科涅什的无果树.....	87
在花园附近的磨坊旁.....	93

奥赛罗和罗伯特.....	99
想念.....	105
白罩巾.....	113
被遗忘的曼陀铃.....	118
瑪尔夏斯的芦笛.....	123
代跋,也是代序	129

燕子

我的年輕朋友們，今天我要講給你們聽的都是一些很久以前的事情。

自从我打算給你們写点东西以来，我曾經好几次拿起笔，但是总沒有能够写下去，今天，我又提起笔鋪开了紙，想来了一下我早就向你們許下的心愿。

好，我这就开始讲吧。

* * *

我想从我的第一次旅行讲起。

在我童年时代，出門旅行总要騎馬。那时候汽車刚刚在阿尔巴尼亚出現，火車当然完全沒有，更談不到飞机。现在呢，大概就連你們这些孩子当中都有人乘过飞机。但是，那时候出門旅行只有騎馬。我就是在馬上作我的第一次旅行的。

那是1920年。我爸爸被調到科尔察①工作。我們是土生土长的艾尔巴桑②人，一向住在艾尔巴桑，許多年来，爸爸一直在那

① 阿尔巴尼亚东南部的城市。

② 阿尔巴尼亚中部的城市。

儿的一所中学里教阿尔巴尼亚語。

等到我长大了一些，我才知道，根本沒有必要把我爸爸从艾尔巴桑調到科尔察。我爸爸和某个上司吵过一回架，那个上司为了报复就把他調走了。那年头是没有什么公道可讲的。把一个人从故乡打发到一个需要赶三天路才能到达的新地方，逼得他背井离乡，抛下习惯的环境，这是一种严重的处罚。

我們不得不封起房子，收拾起一切用物，騎上馬，作这次漫长而辛苦旅行。

可怜的父亲一个人先到新地方安排了一下，然后回来接家眷，接我媽媽和两个孩子（我和吃奶的小妹妹），还有我外婆和我舅舅——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

现在我就給你們讲讲我們这次旅行的經過。那时候，有一个用馬馱貨的商队定期往来于艾尔巴桑和科尔察之間，給科尔察运去盐和植物油，把各种各样貨物帶回艾尔巴桑，有时也帶一些旅客。另外还有一些商队分別从都拉斯、貝拉特、奧赫拉和瑪納斯基腊①来到艾尔巴桑。阿尔巴尼亚中部的各条最重要的商队路綫都在艾尔巴桑会合。

就这样，我們把各种日常用到的东西装上了馬背，把被褥放在这些东西上面，把碗碟装进箱子，騎馬上路了。

我們騎在几匹高大健壮的馬上，坐在蒙着紅絨布馬衣的高鞍子里。馬脖子上悬挂着小鈴鐺，一路上，这些小鈴鐺不停地响着，

① 都是阿尔巴尼亚城市。

奏出一种奇妙的音乐；它們的悅耳的顫音向四面八方传布开去，在树林中和河流上空蕩漾，它們給四周围带来了生气，仿佛从这里經過的不是一支普通的商队，而是一群去参加婚禮的亲戚。

赶馬人唱着歌，讲着各种各样的故事，回忆自己过去的旅行，談論我們經過的村鎮和山口，开开玩笑，看到馬停下了或者离开了队列，就吆喝吆喝：

“駕——駕！駕！让狼来把你吃了！”

这样，漫长的旅程就比我們設想的縮短了許多倍。

那时候我才五岁，但是已經多少有点懂事，所以也留神听着赶馬人讲的故事。我追根究底地把那些赶馬人問得头痛心煩，我問到每一只我头一回看見的鳥儿，問到每一座悬崖峭壁和每一棵树。赶馬人給我采美丽的花儿，給我撿好看的石子。每逢我們在水泉附近停下时，他們就把我从我待着的箱子里抱出来，让我喝个暢快。

我忘記告訴你們了：我們当中的大人都騎在馬上，我們小孩子被安置在几个沒有盖的箱子里。这些箱子里鋪着被子和枕头，我們象坐在小盒子里一样舒舒服服地坐在这些箱子里，和箱子一起搖来搖去。

我就待在这样的箱子里作了我的第一次旅行。露在箱子外面的只有我的头，我的长着黑色鬚发的头，不过，那时候我也可能剪的是平头，我記不大清楚了。

我的箱子挂在馬鞍的一边，另一边还有一只装了一些日常用物的箱子。待在那只箱子里旅行的是我們的一只猫，一只白毛帶

黑斑的猫。它好象叫拉西。

拉西不时站起来把头伸出箱外。它的半个脸是黑的，半个脸是白的。它东张张西望望，似乎想查看一下，我们，它的主人们，是不是和它在一起，有没有把它扔下。看见了我们以后，它就快乐地“喵呜——喵呜”叫几声，又缩进箱子，再也听不到它的声音。接着，它把身子蜷成一团，象靠着我们艾尔巴桑家里的炉灶一样，被太阳晒得暖洋洋的，睡着了。那时候已经是十月里，但太阳和夏天一样地烤人。

当马脚絆到石头，我们受到一阵强烈的震动时，我就用我的小手紧紧抓牢箱子的边缘，拉西却大吃一惊，或者被这种突如其来的颠簸弄醒了，它探出头来，“喵呜——喵呜”地叫着，仿佛在诉苦：

“喵呜！喵呜！马儿呀，这怎么行啊？你要把我们捧进万丈深渊吗？”

每逢马失脚的时候，我就觉得高兴，因为我喜欢看见又寂寞又惊慌的拉西。我叫唤它：“咪咪——咪咪！”于是，非常爱我的拉西就打量着想跳过鞍子到我这一边来，可是它的勇气不足，没有做到。

在艾尔巴桑家里的时候，拉西一翻身就能跳上我们院子里的橙子树或者木瓜树的最高的树枝，从我们街坊的一些小巷子的这边屋顶跳到那边屋顶，现在它却不敢跳过马鞍；它一动不动地蜷伏在箱底，觉得这样才是万无一失。我白费力气地叫它：“咪咪——咪咪！”除非我们再受到一次震动，拉西始终不肯抬头。

第二天，拉西甚至对这种经常不断的震动也习以为常，完全不